資治通鑑/卷0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八　漢紀二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十九　漢紀二十一

► 卷三十　漢紀二十二

起上章執徐，盡著雍困敦，凡九年。

孝元皇帝下

永光三年（庚辰，公元前四一年）

1　春，二月，馮奉世還京師，更為左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

2　三月，立皇子康為濟陽王。

3　夏，四月，癸未，平昌考侯王接薨。秋，七月，壬戌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、車騎將軍。

4　冬，十一月，己丑，地震，雨水。

5　復鹽鐵官；置博士弟子員千人。以用度不足，民多復除，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。

永光四年（辛巳，公元前四零年）

1　春，二月，赦天下。

2　三月，上行幸雍，祠五畤。

3　夏，六月，甲戌，孝宣園東闕災。

4　戊寅晦，日有食之。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、張猛者責問，皆稽首謝；因下詔稱堪之美，徵詣行在所，拜為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領尚書事；猛復為太中大夫、給事中。中書令石顯管尚書，尚書五人皆其黨也；堪希得見，常因顯白事，事決顯口。會堪疾喑，不能言而卒。顯誣譖猛，令自殺於公車。

5　初，貢禹奏言：「孝惠、孝景廟皆親盡宜毀，及郡國廟不應古禮，宜正定。」天子是其議。秋，七月，戊子，罷昭靈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衛思后、戾太子、戾后園，皆不奉祠，裁置吏卒守焉。冬，十月，乙丑，罷祖宗廟在郡國者。

6　諸陵分屬三輔。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。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。

永光五年（壬午，公元前三九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三月，幸河東，祠后土。

2　秋，潁川水流殺人民。

3　冬，上幸長楊射熊館，大獵。

4　十二月，乙酉，毀太上皇、孝惠皇帝寢廟園，用韋玄成等之議也。

5　上好儒術、文辭，頗改宣帝之政。言事者多進見，人人以為得上意。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，逾於皇后、太子。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：「臣聞治亂安危之機，在乎審所用心。蓋受命之王，務在創業垂統，傳之無窮；繼體之君，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。昔者成王之嗣位，思述文、武之道以養其心，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，而不敢專其名，是以上天歆享，鬼神祐焉。陛下聖德天覆，子愛海內，然而陰陽未和，奸邪未禁者，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，爭言制度不可用也，務變更之，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吏民無所信。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，而虛為此紛紛也！願陛下詳覽

統業之事，留神於遵制揚功，以定群下之心。《詩》《大雅》曰：『無念爾祖，聿脩厥德。』蓋至德之本也。《傳》曰：『審好惡，理情性，而王道畢矣。』治性之道，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，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，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，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，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，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，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。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，然後中和之化應，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。唯陛下戒之，所以崇聖德也！

「臣又聞室家之道修，則天下之理得，故《詩》始《國風》，《禮》本冠、婚。始乎《國風》，原情性以明人倫也；本乎冠、婚，正基兆以防未然也。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，別適長之位，禮之於內也。卑不逾尊，新不先故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；其尊適而卑庶也，適子冠乎阼，禮之用醴，眾子不得與列，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。非虛加其禮文而已，乃中心與之殊異，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。聖人動靜游燕所親，物得其序，則海內自修，百姓從化。如當親者疏，當尊者卑，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，以亂國家。故聖人慎防其端，禁於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義。《傳》曰：『正家而天下定矣！』」

6　初，武帝既塞宣房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，分為屯氏河，東北入海，廣深與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，不堤塞也。是歲，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，而屯氏河絕。

建昭元年（癸未，公元前三八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戊辰，隕石於梁。

2　三月，上行幸雍，祠五畤。

3　冬，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，遷房陵。

4　罷孝文太后寢祠園。

5　上幸虎圈鬥獸，後宮皆坐。熊逸出圈，攀檻欲上殿，左右、貴人、傅婕妤等皆驚走。馮婕妤直前，當熊而立。左右格殺熊。上問：「人情驚懼，何故前當熊？」婕妤對曰：「猛獸得人而止，妾恐熊至御坐，故以身當之。」帝嗟歎，倍敬重焉。傅婕妤慚，由是與馮婕妤有隙。馮婕妤，左將軍奉世之女也。

建昭二年（甲申，公元前三七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三月，行幸河東，祠后土。

2　夏，四月，赦天下。

3　六月，立皇子興為信都王。

4　東郡京房學《易》於梁人焦延壽。延壽常曰：「得我道以亡身者，京生也。」其說長於災變，分六十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風雨寒溫為候，各有占驗。房用之尤精，以孝廉為郎，上疏屢言災異，有驗。天子說之，數召見問。房對曰：「古帝王以功舉賢，則萬化成，瑞應著；末世以毀譽取人，故功業廢而致災異。宜令百官各試其功，災異可息。」詔使房作其事，房奏考功課吏法。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，皆以房言煩碎，令上下相司，不可許；上意鄉之。時部刺史奏事京師，上召見諸刺史，令房曉以課事；刺史復以為不可行。唯御史大夫鄭弘、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。後善之。

是時，中書令石顯顓權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，二人用事。房嘗宴見，問上曰：「幽、厲之君何以危？所任者何人也？」上曰：「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。」房曰：「知其巧佞而用之邪，將以為賢也？」上曰：「賢之。」房曰：「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？」上曰：「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。」房曰：「若是，任賢必治，任不肖必亂，必然之道也。幽、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，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？」上曰：「臨亂之君，各賢其臣；令皆覺寤，天下安得危亡之君！」房曰：「齊桓公、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；然則任豎刁、趙高，政治日亂，盜賊滿山，何不以幽、厲卜之而覺寤乎？」上曰：「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。」房因免冠頓首曰：「《春秋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，以示萬世之君。今陛下即位已來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，泉湧，地震，石隕，夏霜，冬雷，春凋，秋榮，隕霜不殺，水，旱，蜮蟲，民人饑、疫，盜賊不禁，刑人滿市，《春秋》所記災異盡備。陛下視今為治邪，亂邪？」上曰：「亦極亂耳，尚何道！」房曰：「今所任用者誰與？」上曰：「然，幸其愈於彼，又以為不在此人也。」房曰：「夫前世之君，亦皆然矣。臣恐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前也！」上良久，乃曰：「今為亂者誰哉？」房曰：「明主宜自知之。」上曰：「不知也。如知，何故用之！」房曰：「上最所信任，與圖事帷幄之中，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。」房指謂石顯，上亦知之，謂房曰：「已諭。」房罷出，後上亦不能退顯也。

臣光曰：人君之德不明，則臣下雖欲竭忠，何自而入乎！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，可謂明白切至矣，而終不能寤，悲夫！《詩》曰：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。」又曰：「誨爾諄諄，聽我藐藐。」孝元之謂矣！

5　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、課吏事者，欲試用之。房上「中郎任良、姚平，願以為刺史，試考功法；臣得通籍殿中，為奏事，以防壅塞。」石顯、五鹿充宗皆疾房，欲遠之，建言，宜試以房為郡守。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，得以考功法治郡。

房自請：「歲竟，乘傳奏事。」天子許焉。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，與石顯等有隙，不欲遠離左右，乃上封事曰：「臣出之後，恐為用事所蔽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故願歲盡乘傳奏事，蒙哀見許。乃辛已，蒙氣復乘卦，太陽侵色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。己卯、庚辰之間，必有欲隔絕臣，令不得乘傳奏事者。」

房未發，上令陽平侯王鳳承製詔房止無乘傳奏事。房意愈恐。

秋，房去至新豐，因郵上封事曰：「臣前以六月中言《遁卦》不效，法曰：『道人始去，寒湧水為災。』至其七月，湧水出。臣弟子姚平謂臣曰：『房可謂知道，未可謂信道也。房言災異，未嘗不中。湧水已出，道人當逐死，尚復何言！』臣曰：『陛下至仁，於臣尤厚，雖言而死，臣猶言也。』平又曰：『房可謂小忠，未可謂大忠也。昔秦時趙高用事，有正先者，非刺高而死，高威自此成，故秦之亂，正先趣之。』今臣得出守郡，自詭效功，恐未效而死，惟陛下毋使臣塞湧水之異，當正先之死，為姚平所笑。」

房至陝，復上封事曰：「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，臣得居內。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，臣不可蔽，故云『使弟子不若試師。』臣為刺史，又當奏事，故復云『為刺史，恐太守不與同心，不若以為太守。』此其所以隔絕臣也。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，此乃蒙氣所以不解、太陽無色者也。臣去稍遠，太陽侵色益甚，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。邪說雖安於人，天氣必變，故人可欺，天不可欺也，願陛下察焉。」

房去月餘，竟徵下獄。初，淮陽憲王舅張博，傾巧無行，多從王求金錢，欲為王求入朝。博從京房學，以女妻房。房每朝見，退輒為博道其語。博因記房所說密語，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，皆持柬與王，以為信驗。石顯知之，告『房與張博通謀，非謗政治，歸惡天子，詿誤諸侯王。』皆下獄，棄市，妻子徙邊。鄭弘坐與房善，免為庶人。

6　御史中丞陳鹹數毀石顯，久之，坐與槐裡令朱雲善，漏洩省中語，石顯微伺知之，與雲皆下獄，髡為城旦。

石顯威權日盛，公卿以下畏顯，重足一跡。顯與中書僕射牢梁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，民歌之曰：「牢邪！石邪！五鹿客邪！印何纍纍，綬若若邪！」

顯內自知擅權，專柄在掌握，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，乃時歸誠，取一信以為驗。顯嘗使至諸官，有所徵發，顯先自白：「恐後漏盡宮門閉，請使詔吏開門。」上許之。顯故投夜還，稱詔開門入。後果有上書告「顯顓命，矯詔開宮門」，天子聞之，笑以其書示顯。顯因泣曰：「陛下過私小臣，屬任以事，群下無不嫉妒，欲陷害臣者，事類如此非一，唯獨明主知之。愚臣微賤，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，任天下之怨。臣願歸樞機職，受後宮掃除之役，死無所恨。唯陛下哀憐財幸，以此全活小臣。」天子以為然而憐之，數勞勉顯，加厚賞賜，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。初，顯聞眾人匈匈，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，恐天下學士訕己，以諫大夫貢禹明經箸節，乃使人致意，深自結納，因薦禹天子，歷位九卿，禮事之甚備。議者於是或稱顯，以為不妒譖望之矣。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，取信人主者，皆此類也。

荀悅曰：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，故孔子曰：「遠佞人。」非但不用而已，乃遠而絕之，隔塞其源，戒之極也。孔子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」夫要道之本，正己而已矣。平直真實者，正之主也。故德必核其真，然後授其位；能必核其真，然後授其事；功必核其真，然後授其賞；罪必核其真，然後授其刑；行必核其真，然後貴之；言必核其真，然後信之；物必核其真，然後用之；事必核其真，然後修之。故眾正積於上，萬事實於下，先王之道，如斯而已矣！

7　八月，癸亥，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。

8　閏月，丁酉，太皇太后上官氏崩。

9　冬，十一月，齊、楚地震，大雨雪，樹折，屋壞。

建昭三年（乙酉，公元前三六年）

1　夏，六月，甲辰，扶陽共侯韋玄成薨。

2　秋，七月，匡衡為丞相。戊辰，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。

3　冬，使西域都護、騎都尉北地甘延壽、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。

始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，威名尊重，又乘勝驕，不為康居王禮，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、人民數百，或支解投都賴水中。發民作城，日作五百人，二歲乃已。又遣使責闔蘇、大宛諸國歲遺，不敢不予。漢遣使三輩至康居，求谷吉等死，郅支困辱使者，不肯奉詔；而因都護上書，言「居困厄，願歸計強漢，遣子入侍。」其驕嫚如此。

湯為人沉勇，有大慮，多策略，喜奇功，與延壽謀曰：「夷狄畏服大種，其天性也。西域本屬匈奴，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，侵陵烏孫、大宛，常為康居畫計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國，數年之間，城郭諸國危矣。且其人剽悍，好戰伐，數取勝，久畜之，必為西域患。雖所在絕遠，蠻夷無金城、強弩之守。如發屯田吏士，驅從烏孫眾兵，直指其城下，彼亡則無所之，守則不足自保，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！」延壽亦以為然，欲奏請之。湯曰：「國家與公卿議，大策非凡所見，事必不從。」延壽猶與不聽。會其久病，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、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。延壽聞之，驚起，欲止焉。湯怒，按劍叱延壽曰：「大眾已集會，豎子欲沮眾邪！」延壽遂從之。部勒行陳，漢兵、胡兵合四萬餘人。延壽、湯上疏自劾奏矯制，陳言兵狀，即日引軍分行，別為六校：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，逕大宛；其三校都護自將，發溫宿國，從北道入赤谷，過烏孫，涉康居界，至闐池西。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，殺略大昆彌千餘人，驅畜產甚多，從後與漢軍相及，頗寇盜後重。湯縱胡兵擊之，殺四百六十人，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，還付大昆彌，其馬、牛、羊以給軍食。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。入康居東界，令軍不得為寇。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，諭以威信，與飲、盟，遣去。徑引行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，止營。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。貝色子，即屠墨母之弟，皆怨單于，由是具知郅支情。明日，引行，未至城三十里，止營。

單于遣使曰：「漢兵何以來？」應曰：「單于上書言：『居困厄，願歸計強漢，身入朝見，』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。恐左右驚動，故未敢至城下。」使數往來相答報，延壽、湯因讓之：「我為單于遠來，而至今無名王、大人見將軍受事者，何單于忽大計，失客主之禮也！兵來道遠，人畜罷極，食度且盡，恐無以自還，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。」

明日，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，離城三里，止營傅陳。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，數百人被甲乘城；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，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，講習用兵。城上人更招漢軍曰：「鬥來！」百餘騎馳赴營，營皆張弩持滿指之，騎引卻。頗遣吏士射城門騎、步兵，騎、步兵皆入。延壽、湯令軍：「聞鼓音，皆薄城下，四面圍城，各有所守，穿塹，塞門戶，鹵楯為前，戟弩為後，仰射城樓上人。」樓上人下走。土城外有重木城，從木城中射，頗殺傷外人。外人發薪燒木城，夜，數百騎欲出，外迎射，殺之。

初，單于聞漢兵至，欲去，疑康居怨己，為漢內應，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，自以無所之。郅支已出，復還，曰：「不如堅守。漢兵遠來，不能久攻。」單于乃被甲在樓上，諸閼氏、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。外人射中單于鼻，諸夫人頗死；單于乃下。夜過半，木城穿，中人卻入土城，乘城呼。時康居兵萬餘騎，分為十餘處，四面環城，亦與相應和。夜，數奔營，不利，輒卻。平明，四面火起，吏士喜，大呼乘之，鉦、鼓聲動地。康居兵引卻；漢兵四面推鹵楯，並入土城中。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。漢兵縱火，吏士爭入，單于被創死。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。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。諸鹵獲以畀得者。凡斬閼氏、太子、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；生虜百四十五人，降虜千餘人，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。

建昭四年（丙戌，公元前三五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郅支首至京師。延壽、湯上疏曰：「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，昔有唐、虞，今有強漢。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，唯郅支單于叛逆，未伏其辜，大夏之西，以為強漢不能臣也。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，大惡通於天。臣延壽，臣湯，將義兵，行天誅，賴陛下神靈，陰陽並應，天氣精明，陷陳克敵，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，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，以示萬里，明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！」丞相匡衡等以為：「方春，掩骼、埋胔之時，宜勿縣。」詔縣十日，乃埋之。仍告祠郊廟，赦天下。群臣上壽，置酒。

2　六月，甲申，中山哀王竟薨。哀王者，帝之少弟，與太子遊學相長大。及薨，太子前吊。上望見太子，感念哀王，悲不能自止。太子既至前，不哀，上大恨曰：「安有人不慈仁，而可以奉宗廟，為民父母者乎！」是時駙馬都尉、侍中史丹護太子家，上以責謂丹，丹免冠謝曰：「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，至以感損。向者太子當進見，臣竊戒屬，毋涕泣，感傷陛下；罪乃在臣，當死！」上以為然，意乃解。

3　藍田地震，山崩，壅霸水；安陵岸崩，壅涇水，涇水逆流。

建昭五年（丁亥，公元前三四年）

1　春，三月，赦天下。

2　夏，六月，庚申，復戾園。

3　壬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4　秋，七月，庚子，復太上皇寢廟園、原廟、昭靈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衛思后園。時上寢疾，久不平。以為祖宗譴怒，故盡復之；唯郡國廟遂廢云。

5　是歲，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。

6　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，且喜且懼；上書，願入朝見。

竟寧元年（戊子，公元前三三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，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。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。單于歡喜，上書「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傳之無窮。請罷邊備塞吏卒，以休天子人民。」天子下有司議，議者皆以為便。郎中侯應習邊事，以為不可許。上問狀，應曰：「周、秦以來，匈奴暴桀，寇侵邊境；漢興，尤被其害。臣聞北邊塞至遼東，外有陰山，東西千餘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獸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矢，來出為寇，是其苑囿也。至孝武世，出師征伐，斥奪此地，攘之於幕北，建塞徼，起亭隧，築外城，設屯戍以守之，然後邊境得用少安。幕北地平，少草木，多大沙，匈奴來寇，少所蔽隱；從塞以南，逕深山谷，往來差難。邊長老言：『匈奴失陰山之後，過之未嘗不哭也。』如罷備塞戍卒，示夷狄之大利，不可一也。今聖德廣被，天覆匈奴，匈奴得蒙全活之恩，稽首來臣。夫夷狄之情，困則卑順，強則驕逆，天性然也。前已罷外城，省亭隧，裁足以候望，通烽火而已。古者安不忘危，不可復罷，二也。中國有禮義之教，刑罰之誅，愚民猶尚犯禁；又況單于，能必其眾不犯約哉！三也。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，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。設塞徼，置屯戍，非獨為匈奴而已，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，恐其思舊逃亡，四也。近西羌保塞，與漢人交通，吏民貪利，侵盜其畜產、妻子，以此怨恨，起而背畔。今罷乘塞，則生嫚易分爭之漸，五也。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，子孫貧

困，一旦亡出，從其親戚，六也。又邊人奴婢愁苦，欲亡者多，曰：『聞匈奴中樂，無奈候望急何！』然時有亡出塞者，七也。盜賊桀黠，群輩犯法，如其窘急，亡走北出，則不可制，八也。起塞以來百有餘年，非皆以土垣也，或因山巖、石、木、溪谷、水門，稍稍平之，卒徒築治，功費久遠，不可勝計。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，欲以壹切省繇戍，十年之外，百歲之內，卒有它變，障塞破壞，亭隧滅絕，當更發屯繕治，累世之功不可卒復，九也。如罷戍卒，省候望，單于自以保塞守禦，必深德漢，請求無已；小失其意，則不可測。開夷狄之隙，虧中國之固，十也。非所以永持至安，威制百蠻之長策也！」對奏，天子有詔：「勿議罷邊塞事。」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：「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，子孫世世保塞。單于鄉慕禮義，所以為民計者甚厚。此長久之策也，朕甚嘉之。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，非獨以備塞外也，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，出為寇害，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。敬諭單于之意，朕無疑焉。為單于怪其不罷，故使嘉曉單于。」單于謝曰：「愚不知大計，天子幸使大臣告語，甚厚！」

初，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，竟以安定。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，常鞅鞅，呼韓邪疑之；伊秩訾懼誅，將其眾千餘人降漢，漢以為關內侯，食邑三百戶，令佩其王印綬。及呼韓邪來朝，與伊秩訾相見，謝曰：「王為我計甚厚，令匈奴至今安寧，王之力也，德豈可忘！我失王意，使王去，不復顧留，皆我過也。今欲白天子，請王歸庭。」伊秩訾曰：「單于賴天命，自歸於漢，得以安寧，單于神靈，天子之祐也，我安得力！既已降漢，又復歸匈奴，是兩心也。願為單于侍使於漢，不敢聽命！」單于固請，不能得而歸。

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；生一男伊屠智牙師，為右日逐王。

2　皇太子冠。

3　二月，御史大夫李延壽卒。

4　初，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，女又為昭儀在內，顯心欲附之，薦言：「昭儀兄謁者逡修敕，宜侍幄帷。」天子召見，欲以為侍中。逡請間言事。上聞逡言顯專權，大怒，罷逡歸郎官。及御史大夫缺，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；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，而野王行能第一。上以問顯，顯曰：「九卿無出野王者。然野王，親昭儀兄，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，私後宮親以為三公。」上曰：「善，吾不見是！」因謂群臣曰：「吾用野王為三公，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，以野王為比。」三月，丙寅，詔曰：「剛強

堅固，確然亡欲，大鴻臚野王是也。心辨善辭，可使四方，少府五鹿充宗是也。廉潔節儉，太子少傅張譚是也。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。」

5　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。信臣先為南陽太守，後遷河南，治行常第一。視民如子，好為民興利，躬勸耕稼，開通溝瀆，戶口增倍。吏民親愛，號曰「召父」。

6　癸未，復孝惠皇帝寢廟園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寢園。

7　初，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，延壽不取。及破郅支還，丞相、御史亦惡其矯制，皆不與延壽等。陳湯素貪，所鹵獲財物入塞，多不法。司隸校尉移書道上，系吏士，按驗之。湯上疏言：「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，幸得禽滅，萬里振旅，宜有使者迎勞道路。今司隸反逆收系按驗，是為郅支報讎也！」上立出吏士，令縣、道出酒食以過軍。既至，論功，石顯、匡衡以為：「延壽、湯擅興師矯制，幸得不誅，如復加爵土，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，生事於蠻夷，為國招難。」帝內嘉延壽、湯功而重違衡、顯之議，久之不決。

故宗正劉向上疏曰：「郅支單于囚殺使者、吏士以百數，事暴揚外國，傷威毀重，群臣皆閔焉。陛下赫然欲誅之，意未嘗有忘。西域都護延壽，副校尉湯，承聖指，倚神靈，總百蠻之君，攬城郭之兵，出百死，入絕域，遂蹈康居，屠三重城，搴歙侯之旗，斬郅支之首，縣旌萬里之外，揚威昆山之西，掃谷吉之恥，立昭明之功，萬夷懾伏，莫不懼震。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，且喜且懼，鄉風馳義，稽首來賓，願守北籓，累世稱臣。立千載之功，建萬世之安，群臣之勳莫大焉。昔周大夫方叔、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，其詩曰：『嘽嘽焞焞，如霆如雷。顯允方叔，征伐獫狁，蠻荊來威。』《易》曰：『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。』言美誅首惡之人，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。今延壽、湯所誅震，雖《易》之折首，《詩》之雷霆，不能及也。論大功者不錄小過，舉大美者不疵細瑕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『軍賞不逾月，』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。蓋急武功，重用人也。吉甫之歸，周厚賜之，其詩曰：『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，況萬里之外，其勤至矣。延壽、湯既未獲受祉之報，反屈捐命之功，久挫於刀筆之前，非所以勸有功，厲戎士也。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，後有滅項之罪，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。貳師將軍李廣利，捐五萬之師，靡億萬之費，經四年之勞，而僅獲駿馬三十匹，雖斬宛王母寡之首，猶不足以復費，其私罪惡甚多；孝武以為萬里征伐，不錄其過，遂封拜兩侯、三卿、二千石百有餘人。今康居之國，強於大宛，郅支之號，重於宛王，殺使者罪，甚於留馬，而延壽、湯不煩漢士，不費斗糧，比於貳師，功德百之。且

常惠隨欲擊之烏孫，鄭吉迎自來之日逐，猶皆裂土受爵。故言威武勤勞，則大於方叔、吉甫；列功覆過，則優於齊桓、貳師；近事之功，則高於安遠、長羅。而大功未著，小惡數布，臣竊痛之！宜以時解縣，通籍，除過勿治，尊寵爵位，以勸有功。」

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、湯罪勿治，令公卿議封焉。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。匡衡、石顯以為「郅支本亡逃失國，竊號絕域，非真單于。」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，封千戶；衡、顯復爭。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封延壽為義成侯，賜湯爵關內侯，食邑各三百戶，加賜黃金百斤。拜延壽為長水校尉，湯為射聲校尉。

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。上以先帝時事，不復錄。欽，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。

荀悅論曰：成其功義足封，追錄前事可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毀泉台則惡之，捨中軍則善之，各由其宜也。夫矯制之事，先王之所慎也，不得已而行之。若矯大而功小者，罪之可也；矯小而功大者，賞之可也；功過相敵，如斯而已可也。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。

8　初，太子少好經書，寬博謹慎；其後幸酒，樂燕樂，上不以為能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，母傅昭儀又愛幸，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。上晚年多疾，不親政事，留好音樂；或置鼙鼓殿下，天子自臨軒檻上，隤銅丸以擿鼓，聲中嚴鼓之節。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，而山陽王亦能之，上數稱其材。史丹進曰：「凡所謂材者，敏而好學，溫故知新，皇太子是也。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，則是陳惠、李微高於匡衡，可相國也！」於是上嘿然而笑。

及上寢疾，傅昭儀、山陽王康常在左右，而皇后、太子希得進見。上疾稍侵，意忽忽不平，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。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、侍中，與皇后、太子皆憂，不知所出。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，候上間獨寢時，丹直入臥內，頓首伏青蒲上，涕泣而言曰：「皇太子以適長立，積十餘年，名號繫於百姓，天下莫不歸心臣子。見山陽王雅素愛幸，今者道路流言，為國生意，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。審若此，公卿以下必以死爭，不奉詔。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！」天子素仁，不忍見丹涕泣，言又切至，意大感寤，喟然太息曰：「吾日困劣，而太子、兩王幼少，意中戀戀，亦何不念乎！然無有此議。且皇后謹慎，先帝又愛太子，吾豈可違指！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？」丹即卻，頓首曰：「愚臣妄聞，罪當死！」上因納，謂丹曰：「吾病寖加，恐不能自還，善輔道太子，毋違我意。」丹噓唏而起，太子由是遂定為嗣。而右將軍、光祿大夫王商，中書

令石顯亦擁佑太子，頗有力焉。夏，五月，壬辰，帝崩於未央宮。

班彪贊曰：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，語臣曰：「元帝多材藝，善史書，鼓琴瑟，吹洞簫，自度曲，被歌聲，分刌節度，窮極幼眇。少而好儒，及即位，徵用儒生，委之以政，貢、薛、韋、匡迭為宰相。而上牽制文義，優遊不斷，孝宣之業衰焉。然寬弘盡下，出於恭儉，號令溫雅，有古之風烈。」

9　匡衡奏言：「前以上體不平，故復諸所罷祠，卒不蒙福。案衛思后、戾太子、戾后園，親未盡。孝惠、孝景廟，親盡，宜毀。及太上皇、孝文、孝昭太后、昭靈后、昭哀后、武哀王祠，請悉罷勿奉。」奏可。

10　六月，己未，太子即皇帝位，謁高廟。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以元舅侍中、衛尉、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、大將軍、領尚書事。

11　秋，七月，丙戌，葬孝元皇帝於渭陵。

12　大赦天下。

13　丞相衡上疏曰：「陛下秉至孝，哀傷思慕，不絕於心，未有游虞弋射之宴，誠隆於慎終追遠，無窮已也。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，猶復加聖心焉！《詩》云：『煢煢在疚，』言成王喪畢思慕，意氣未能平也。蓋所以就文、武之業，崇大化之本也。臣又聞之師曰：『妃匹之際，生民之始，萬福之原。婚姻之禮正，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。』孔子論《詩》，以《關雎》為始，此綱紀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已來，三代興廢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，以定大基，采有德，戒聲色，近嚴敬，遠技能。臣聞《六經》者，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，著善惡之歸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。及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聖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意。臣又聞聖王之自為，動靜周旋，奉天承親，臨朝享臣，物有節文，以章人倫。蓋欽翼祗栗，事天之容也；溫恭敬遜，承親之禮也；正躬嚴恪，臨眾之儀也；嘉惠和說，饗下之顏也。舉錯動作，物遵其儀，故形為仁義，動為法則。今正月初，幸路寢，臨朝賀，置酒以饗萬方。《傳》曰：『君子慎始。』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，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，以立基楨，天下幸甚！」上敬納其言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